百濟故都志

全

扶餘縣誌

東至公州界二十四里至石城縣界十五里南至林川郡界二十里西至青陽縣界三十七里至鴻山縣界十九里北至定山縣界二十一里距京都三百九十六里

建置沿革本百濟所夫里郡一云泗沘百濟聖王自熊川来都之號南扶餘義慈王時新羅金庾信與唐蘇定方攻滅之唐師旣去新羅盡得其地東扶餘王解夫婁太子金蛙得女子於優水幽於室中為日影所照生一卵男子破殼而出是為朱蒙骨表英偉金蛙七子忌欲殺之漢元帝建昭二年甲申朱蒙逃難至卒本扶餘沸流水上都焉其王妻以女王薨而嗣始為句麗始祖東明王朱蒙在東扶餘時娶禮氏生瑠璃後奔卒本娶国王女生沸流及温祚及瑠璃為太子二人恐不容與烏干馬黎等十臣至慰禮城都焉以十臣輔翼故國號十濟沸流都味鄒

沸流死其臣歸慰禮以百姓皆歸故號百濟其忽
上地東至習異西南至大海北至漢江乙卯遣使馬
韓定疆界北至浿河南限熊川西窮大海東極走
壤移都漢山近肖古王辛未取高麗南平壤文周王
乙卯移都熊津聖王戊午移都所夫里號南扶餘
慈義王二十年庚申唐高顯慶五年唐羅兵滅之
合三十王六百七十八年百濟舊有五部分統三
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户○按東扶餘即伽葉
原優水即寧邊本李扶餘即成川慰禮即稷山味
鄒忽即仁川熊川即公州南平壤即漢陽蓋當時
扶之號非一或疑檀君苗裔所居之地今不可攷文武王十二年置揔管
景德王改令名為郡高麗顯宗九年屬公州明宗
二年置監務本朝
太宗十三年例改縣監官員縣監訓導（各一人訓導今廢之）
郡名所夫里 南扶餘 半月 泗沘（沘或作泚○泗沘即白馬）

江號舊餘州見事遺

姓氏 本縣沈李徐全邢曺高表白續

形勝 炭峴白江成忠諫義慈王書詳人物下

山川 扶蘇山在縣北三里鎮山東岑有坡陁處號迎月臺西岑曰送月臺炭峴在縣東十四里公州境○按誌云公州境者恐誤炭峴即石城入首過峽處而東出五里餘長谷南北皆是石城地且石城誌亂山川云源出縣北禾洞禾之俚音即炭也其非公州境據此亦明矣浮山在古城津北岸○按誌云北炭之北字恐西字之誤望月山在縣東十五里又見石城縣鷲靈山在縣西二十里烏山在縣南七里罷取峴在縣西三十里白馬江在縣西五里良丹浦及金剛川與公州之錦江合流爲此江入林川郡界爲古多津○按是江自入扶餘地境通謂之白馬江而以白馬稱者自有一處即今浮山下津渡處是也○閔齊仁

賦曰導江濆而遡流歎滔滔之無窮臨釣龍之古巖認蜿蜒之遺蹤撫古今於俛仰感興廢之不常
粤自聖王之南徙扶蘇下方鸞靈方擁金湯以定鼎衣冠文物之洋洋不冒堂上溪肆吳哉義慈之
為王而介麗羅而僻處猶勝閭於齊楚苟非仁者之無敵吾恐勢力之難擎况彼狺然而儚伺期來釁而竊
取吁可畏兮其亡終然罔念夫自保謂據險而誰何方高枕以驕傲近衰十里之邐迤隱樓觀於層
空望三千其如雲眩後宮之粉紅君王子出遊江花笑而爭迎引龍舟於烟浦拂鸞旗於柳汀玉觴
滿兮花顏醉歌管激兮魚龍舞曾遊衍之未洽忽江上之風雨唐將下兵于江口釣神龍兮餌白馬
哀朝發之巖花共此夕而俱墜餘宮園其誰主遊繁華之不復擯忠言而不早圖而今悔之何及誠
凉德之自敗豈云人之甫滅去江龍而後伐吾於是說兮猶感自古荒淫者亡龍雖神其獨何為噫
海東之一域有三國之開基使內修而外交實輔車之相依胡然割據而馳亂日攻戰之是事小河
一朝而失險慘國敗而身死宜匹夫之戮受彼民生其何辜恨余未聞仁政於千載寄遠懷於唐虞

安得見江水之一清任餘波以洗前朝思悠而不
自由聊來顉而逍遙遂為之歌曰扶蘇王氣烟露
空兮落花巖下江波東兮鵠軋東風客回棹兮茫
茫春愁寄芳草兮○金昌拿詩曰扶蘇王氣杳秋
天白馬江流古寺前花落千年何日發皐蘭歌曲
繞山川浮山短日下微茫蘭老花凋感慨長江濶
猶傳唐將渡塔高奚救義慈亡蒼崖入望知栖鶻
古道生滄欲反羊來往知津惟過客廢興無管是
空王中流釣舡在吾欲與借征棠盡浮山寺煙輕
半月城傳枕撫䄙迹擊磬見僧情崖腹冷泉出堪
經陸
羽許

古省津

鳥泗沘河在扶蘇山下○百濟義慈
王時有魚死浮水上長三丈食者死
又水色变為赤如血○按古省津即今之白馬江
則宜云在浮山下而乃云在扶蘇山下今恐誤且古
省津今無其
名不可鮮

大王浦

在縣南七里源出烏山西入
白馬江○百濟武王每率羣
臣遊泗沘河北浦宴飲以樂醉必鼓琴自歌令從
者起舞時人因此称為大王浦○按東史言泗沘
北浦又云宮女走大王浦巖石上投水而死此當
以東史為準而自泗沘補云處泝而北上則卽今

蘭寺以下龜巖以上是也特以縣南坊面有大方之稱故輿誌及土人局看於坊面之稱而輿誌則以大坊後川當之是川西入處何嘗有巖石耶且專以此川論之源過烏山已五里餘已是失實輿誌編成之時是川果西入于江而百餘年前鄭姓人為作堤決之東南流循大江舊道夏半月城東角至石城界入于江輿誌則只信方王之訛以此川牽合之土人之誤傳則只見走巖石投水之文而不深考泗沘北浦之不可移易也遂以大方面大江舊道上衣巖以當落花巖而照之於走巖石投水之文悲謬〇金弘都詩曰當年此地大王遊一帶烟波萬古愁往事卽今那可問滿江風月屬漁舟

光之浦 在縣東北七里

良丹浦 在縣西七里源出羅亦峴

金剛川 在縣北二十三里

石灘 在縣東十二里白馬江上流〇高麗正言李存吾上書論辛旽貶長沙監務後居于此搆亭灘上優遊嘯詠以終其身嘗有詩曰百濟故國長江曲石灘風月閑幾年野火燒泉平如掌時有穀鰍耕苗田我來搆亭探勝景萬景媚嫵爭來前雲烟明滅蛟龍窟山翠空濛浮遠

天白沙岸斷浦滙入傑石遷迤橫江邊扁舟南轉几裊窕石欄柱柱臨澄渊石佛應見義慈代推盲
野蔦来参禅憶昔唐將航海至雄兵十萬鼓渊、都門一戰謾傾國君王拱手被拘攣神物悠淚亦
不守石上遺蹤猶蜿蜒落花叢下波浩蕩白雲千載空悠然〻鄭道傳詩石面立削鐵灘流奔長虹
灘頭橫漁艇灘上起亭宮高人抱清疾歸来臥其中朝遊欣浩蕩久眺鷲明滅天矣抱孤棄滌盡流
皓月春水碧於藍何如飄湘雪宴坐玩奇變逝者無停時獨有遊白鷗飛来在長蘇嗟我不如鸕木
去空相思〻鄭夢周詩春風苦憶李長沙徒倚南樓日欲斜宣〻室承恩應未遠石灘明月不須誇〻
李穡詩李氏新羅大姓民先生節義又殊調擊奸秀實竟違時避世嚴陵便垂釣事去高名並日星
灘空两肖唯蓬藋承家忠孝有鷄賊餘慶無窮前可料〻安曾生石灘亭記余就冠北學所否與先
生不數里時先生總角不事遊戲性好讀書一見我便欣〻若舊識然予亦知其將為英物相與友
善明年春國中司馬試先生語我曰石灘者吾先子別業也在三山錦江之西扶餘半月之東其源

里駕洞里上藍里不盬里烏山里東里唐里鍮匠里中里沙川里九羅浦里住來里塔洞里

草村面

細洞里新垈里松峴里國今里炒里蓮花里乾坪里坪里新岩里寶角里

蒙道面

石橋里龍田里加增里井洞里水落里竹鶴里柳村里粉垈里石灘里新垈里住自旺里

道城面

津邊里新里午谷里新坪里成陽里塔洞里山直里中里江所洞里金沙里新垈里合井洞里巨井里巢雲里長洲里新中里仇岩里虎岩里浦村里金洞上駕龍里水峇里新九岩里里

公洞面

檜谷里鳳垈里坪里五倫里琴江里公洞里中里玉可谷里三巨里楮田里龍頭、里甕店里自債洞里伐里長佐洞里虎殺里渠谷里

方生洞面

羅馬里水鐵里鳥嶺里大陽洞里中山里茶木里午利里三槐亭里道道尾里沓布里檢山里後洞里鷄龍堂里沙大洞里恩山里柳谷里東幕里

加佐洞面

大佳里中里敬所里屯垈里大垈店里首陽里陽地里內垈里地境里秀川里

松元堂面

柿木里月嵩里庵毛隅里所利三里甕店里

淺乙面

芿不里倉里內里檢卜里乭里盤山里傑山里乾地里羅卜里新垈里鷰谷里茅洞里峙里○都合十面一百三十八里三千四百八十三戶一萬五千九百九口

土産

苧 葦魚 鱸魚 石首魚今無 秀魚 白魚 鯽魚 鯉魚 蛤出白馬江 茯苓今無

學校

鄉校在縣西一里○今在縣南一里

壇廟

社稷壇在縣西 城隍廟在扶蘇山下 厲壇在扶蘇山 文廟在鄉校

義烈祠在縣東十里百濟忠臣成忠興首階伯高麗忠臣李存吾號石灘本朝忠臣鄭澤雷號花岡黃一皓號芝平并享○李珥顯義祠記曰洪興道可臣出宰扶餘是百濟故都也濟之亡也非無烈士而事遠跡昧民無得以秘焉與道慨然想古思搆廟表忠乃相地於望月山鷲龍寺之北西望半月古城不滿數里扶蘇白馬山盤水回東望鷄龍山四十里許蒼翠際天南距烏山二

里餘峭拔奮蔚此距石灘五里是麗朝正言李公
存吾舊墟也有旌門在焉境高寥闊位陽土燥周
谷桶卜爰始經營時萬曆乙亥仲春材良工善數
月告訖屋完垣周奐靈攸宜所祀之賢亢四焉其
三則濟人其一乃李公存吾也考諸國乘則有若
佐平成忠忘身一批逆橫被縲絏審幾憂君死猶盡
言有若佐平興首獲譴貶朝沉窮不怨臨危陳策
惓惓無隱有若將軍階伯奮臂回山激寡摧衆運
去鋒盡決意喪元有若李正言則鳳鳴濁世廷挫
妖髡蔑君嫉邪之死弗讓斯四人者忠風義辨百
世如昨廟以聚神於古有光乃於丙子四月奉妥
位板分官田以贍祀募居民以守護且將勞書審
于側使鄉士作藏修之所馳書求記于德水李珥
珥聞與道為邑殘弊蕪民既不怠于事又能丕闡
幽光耀人耳目使衰世之士懦者立渝者學此豈
小補哉請名其祠曰顯義既已歎曰成仁取義孔
孟昭訓而俗渝風頹志士鮮作議者乃以捨生為
偏行保身為全德殊不知捨生不害中道保身未
必明哲也嗚呼濟麗之李程朱之說未有也性理
之學未明也士無所講弟子無所受尚有砥礪躬

之義扶人紀之傾而偉烈如此令之述程朱談性理者平日正色危言或不愧古人而及乎臨利害遇得失輕重不至於死生尚有駭目怵心變其守者況於存亡之際能任綱常之責有幾人乎此由實學未振四維不張故也此豈徒為國者之憂吾黨之所懼也心柳成龍記曰扶餘古百濟氏之墟也當濟之亡也其臣有以直諫死者曰佐平成忠有阨窮無怨臨危獻忠者曰佐平興首有捐生抗節以死衛國者曰將軍階伯其後七百餘年高麗氏之季李正言存吾奮章斥奸貶為長沙監務縣北十里石灘實李氏舊居有旌門在焉至今遺民故老往往道其風烈而俎豆尸祝之典闕焉莫之舉顧無以振芳躅而聳觀瞻甚為一縣吏民之羞萬曆乙亥余友洪侯興道受命分符於茲邑既至於簿領文案之暇考圖披牒得四人者慨然發歎曰此寧非為守者責也乃謀於一縣父老圖為祠宇卜地得望月山鷲龍寺之北山盤水抱境高勢豁允宜妥靈之所於是興道捐俸節廩召募遊手役不煩民數月訖功廟成率吏民享之既而事聞于朝上嘉之命賜額曰義烈祠所以樹風聲而垂

後範也窃惟百濟有邦介居二國之間以冨強稱其末也昏庸御圖斬劉枏下擧朝結舌獨有如成公者起而爭之奮不顧身至其纏微縲賦絶命猶能陳國家大計庶幾予王之一悟而無幾微怨慝之辭其忠盛矣其後與公閔國事之已潰不以擯斥為嫌而惓惓不已其言即成公前日之言而其心亦成公前日之心也暨于江山失據大軍方執階公又以五千弱卒忼慨赴敵先殺妻子以必死為心卒能臨白刃而無悔雖古烈士何以加此至於恭愍惑亂老髦當國雖號為佞宗名相者莫不順指氣使李公乃以新進藐然之身逆叱奸孽不震不懾忠義憤憤之志臨易簀而不少撓夫以數子之忠節隔世相望肝膽相照而遺芬播馥之地至今令使人起敬則一祠之建其有關於風教大矣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臣事君致忠既已竭力於平時不幸而當危亂之世則有沉身滅族而不悔者是豈有所為而然哉實出於降衷秉彝不能自已之良心也至如百濟高麗之世上下數千年當時公卿大夫赫然顯耀者何限而爲世之後光沉響絶與草木同腐過其閭

者悼臂而莫之問獨於此數公者為之悲愉感歎至於祠廟享祀之是果何所為而然哉亦出於秉彝好德不能自已之良心也後之人觀於此者亦可以知所取捨而自勸矣嗚呼此義烈祠之所為作而朝廷之所惓惓也雖然餘之為縣邈矣四子之節表表如是而祠廟之建乃在今日豈非有待而然哉予聞興道為政既以慈詳豈弟得民心益存心於教化牖民之道乃能責闡幽光激起淪薄以新一方之耳目其事尤可尚也抑不知繼興道者能以興道之心為心使祠宇無廢於永久否乎而扶餘之民又能以四子之節自砥礪他日蔚為國家之用以無負興道激勸之意也耶在己之責興道既盡之矣在人者非興道之所知也廟九三間齋廚俱備之又作觀善堂於其側為士子藏脩之地分官田以供祀事募居民以守之董其役者邑人徐龜壽云乚金檀上樑文曰伏以舊俗存祠廟久歟趨善之風斷人尚典刑更新妥靈之所思之不已獎予汲為惟人性無智愚受天賦有物則好是懿德諒知感發於心朔茲明宮用為瞻依之地哀獨醒於楚水香火千秋醉孤忠於介山寒食一

日吳祠之土花猶碧漲彷彿於江濤錦城之廟栢
長青人愛惜其樹木斯可不謀而同者疇非好義
而作予恭惟百濟佐平成忠偭邪鉏公一代遺直
宗枋將覆寧一身之自上縲絏橫加雖九死其未營
悔已擬畢命殉國乃能臨歿盡言有若佐平興首
身際不辰心存盡己所出無怨戀君之忱愈溪急
警陳謀衛國之志彌篤至言竟歸於逆耳妙籌何
補於喪國若夫達辭階公惓、之忠烈、其氣臨
陣誓衆山為之動搖決意喪元日星可與爭耀
三軍之意氣 自激萬古之綱常乃扶至若高麗李
公存吾道氣風成麗澤相輔秉筆登階直聲已播
盈庭正色抗言妨斃不覺下床惟此志篤於嫉惡
顧其身安於見殃嗚呼老臣一死不忘君言可法於
百代偉人生龜并世義共貞於一時彥叢之遺址宛
然視睨何許石灘之明月猶舊儀像在茲圖翁
苦憶長沙一絕之寓意溪重栗老丕楊崇烈四賢
之遺烈益彰十室之忠信猶難兩朝之德義咸革
豈非茲土之幸有足誇耀於人實是吾道所宗敢
緩崇享之典粤自萬曆之歲肇起三極之祠九地
精灵冀將饗之來格一方章甫設俎立而為儀歲

月侵尋那免風雨之凌虐地面危隘且恐垣圮之
圮傾失今不修視昔為愧顧我左海偏域素稱倖
擬中華況此右文盛時寧久禮義上事推上台具
瞻之望主多士　之盟文衡經幄之清標藺薇
治道地部天官之懿範冠冕儒林俱有德興之令
名協賚斯千之盛峯藩維縣宰之令施緇庶邀功
尋引尺度之得耳般儒婁巧移帶環就之夷癖迺
相東岡瞻棵楠榎朕重新以育南紀竹林在前沿
江在後拜教相連鬱嶺於西鷄岳於東一氣化文發
鬃安宅於此可定嗟人路捨是何由同一人之志
見萬物之心知其固有生千載之下企百世之上
何所獨無見賢思齊固宜矜式其樹主登高弔古
豈但感慨於斯已想像風獻滿地之江光在目如
聆謦咳入戶之松籟謦心規模於古有光執蹈自
此可述天與時地與所豈特入謀山增高水增長
若有神助謳風詠露豈敢佚蕩喜之詩入室望堂
庶幾見鸞還之勢恭跡短引助峯脩棵地棵東鷄
岳亭亭倚遠空每憶灕翁詩上語高山終古獨為
雄西落花巖畔夕陽低猶聞白馬江鮮怒直恐潮
頭有子胥南藝山矗矗帶清嵐薰攏英氣清炎聚

時有長風起石北滄江十里平蕪綠至今猶指
古賢居道上施閣耀家目工滿天星斗人皆仰不
教塵上到黛極只得風清月萬朗下渾、清江流
不捨自此羣蒙若上天昭、白日懸長夜伏顧上靓
楪之後給佩濟、絃誦洋、豈徒然哉景覽將以
飭已焉可已也哉志要在畫誠為可畫學為臣當
忠須知職分內事關義之與聞之善則慕白是膻子
衷情美矣斯堂之名勗哉吾黨之士心黃一皓重
脩記曰惟我宣廟朝有大夫之賢者曰洪侯可臣
而宰吾鄉古濟王墟也見其宮室夷而廟社屋城
郭器設已不可尋乃慨然曰碑于口而不藉手
感于心而不假于口必有忠臣義士乘其烈而勝
饗之報或不能修者則尸民社之責也遂請於朝
而為廟宮備物以享曰百濟佐平成忠曰興首曰
將軍階伯及高麗氏之諫臣李在吾四人者矣其
登品叅寔祭蒸畢俱築盛牲牢明齋靜嘉以為可
代之規焉而洪侯之去未百年而修事或不以時
楠圯尾毀繪素隊剝將無以妥靈豈禮日忘而敬
或總者歟吾鄉大夫士瞿然而懼易而新之不謀
而同工遂告訖向之圯者莫腐者完剝者繪壇壝

潔治廟儀益嚴夫敬存乎禮而不誠則怠修之以禮將之以敬本之以誠然後祀事之儀行吾鄉大夫士能識乎此而趾義於洪侯可謂不忘而不怠矣意正氣英風並與江漢而同流春秋俎豆將與天壊而不弊較諸濟麗之興之進代宮室夷而廟社屋城郭毀設已無可尋而吟節一孟亦不得設者其得上何如也而况理之不可泯者義也事之失不能忘者烈也思義烈而報祀無窮者非吾鄉大夫士責耶其勉之哉廟祠於萬曆乙亥重修于崇禎辛巳蓋歲周有六稘矣其事蹟具前記不復贅

鄭潞廟庭碑文曰昔張南軒先生告于孝宗曰欲知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蓋人臣事君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乎或者曰夫子立言設教必以仁為首而節義二字終不表而出之者何也曰仁道至大節包在其中夫子稱夷齊之義則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稱比干之節則并與微箕二子而謂之三仁曷嘗有節義而非仁仁而無節義者乎自夫聖遠言堙民不知至誠惻怛之義徒以硜硜為節孑孑為義而殺身成仁之道或幾乎熄矣此後賢所以

表章此二字而眷眷焉者其亦哀世之意乎扶餘望月山上有所謂義烈祠者扶餘縣郎百濟舊都

世萬曆乙亥縣監洪可臣始建祠以百濟烈士成忠興首階伯及麗末直臣李存吾四賢广而祀之

宣廟丁丑賜額曰義烈其後先王朝又以花岡鄭公澤雷芝所黃公一皓先後上享嗚呼合濟麗四賢

事蹟歷世杳緜雖難徵信而栗谷先生所撰祠宇記略以考誰國東而有若佐平成忠忘身批逆横

被縲絏審幾憂君死猶盡言有若佐平興首獲譴昏朝沉竄不怨臨危陳策惓惓無隱有若將軍階

伯奮臂回山激寡摧衆運去雖盡決意赴死若夫李正言存吾則風鳴濁世迕犯妖髠愛君嫉邪之

死不讓逝於丙子四月奉安位板分官田以贍祀募居民以守護且簿西齋于側使鄉士作藏修之

所扁曰觀善堂齋室廊序突奧依式略備又曰濟麗之末程朱之說未布性理之學未明師無所講

弟子無所受而尚有砥匪躬之義扶人紀之傾僨烈如此令之述程朱讀性理者乎曰正色危言或

不愧古人而及乎臨利害遇得失尚有駭目怵心愛其所守者滔滔況於存亡之際能任綱常之責

者有奚人哉其所奬礪無復餘憾至若花岡鄭公
上休吉壬辰戰亡人縣監得說之子也早孤事母字
夫人至孝當光海昏亂爾瞻造訒輩出廢母后人
倫斁絶公以太學生抗慨極言大妃不可廢廢爾瞻人
造訒不可不誅光海大怒竄于南海其母淑人
從徃先殁公毁甚氣絶兩目喪明公亦竟以柩還
論者謂其氣節足配陳少陽癸亥仁廟反正特贈
公司憲府持平谿谷張公銘其墓曰傳稱穎考叔
愛其母施及其君若鄭公者亦欲以一言盡君臣
之義全母子之倫豈不保其親又以恭其身其不
死者亘古今而彌新之所黃公字翼就秋浦文敏
公之子也卓犖尚氣槩事親以孝出身立朝乞以
尊周大義自任曾為灣尹時鄭公雷卿為虜人所
殺其尸自虜故公恤其喪殮極其哀及以辱恤故
正人崔孝一兩事為邑人所讒虜人咆哮上密欲
以千金緩之終不能得公遂被害尤菴文正先生
嘗論公曰公在灣上與將校登統軍亭北望遼瀋
歎其陸沈親自決拾有挂弓天山意每念國破主
辱慨然流涕竟以尊周之故受禍寃酷天其或者
以此酹公志而成公名歟後贈左贊成謚忠烈嗚

吁惟茲六賢者其所遇之時不同或死於臣君之忠或死於尊周之義而其所成就則同故於全所賦之理而其稟然生氣歷千百歲如一日矣栗谷先生曰成仁取義孔孟昭訓而俗降風頹志士鮮作議者乃以捨生為偏行保身為全德殊不知捨生不害為中道保身未必為明哲也其所闕資激厲之意可謂至矣是以聖朝於異代忠節之士蹤盡褒恤之典至於近世死義之臣特許多士并享之請以示一體崇奬之意蓋不獨慰忠魂於地下亦豈非偏邦下邑生出許多節義之士為國效先有足以風一世而立人紀也歟木祠儒生柳君相勛來言此祠事蹟詢始訖終可記者多而尚闕廟庭碑令方鳩工治石願得一言以刋之顧余謏寡何敢妄贅惟諸老先生之論是述焉○金弘郁三忠祠詩曰祠外烟林古木攢羣鴉飛散夕陽殘就中遺恨知多少白馬江聲萬古寒

浮山書院 在縣西五里文敬分金集號慎獨齋文貞公李敬輿號白江并享賜額

公廨客館 金福鉉重修記文曰今扶餘縣治古百濟國都也百濟國於江山其三千有餘年而

半月城髣髴有遺址唐將勒功塔屹然在野田中尚可讀也如皐蘭落花自温釣龍諸古蹟名勝甲
湖右遊人過客莫不舟載沿泗冠蓋往來無虛日爲吏於縣者鮮不以爲病焉縣故殘薄凢館宇一
任其頹塌當時宮闕樓臺之觀蕩然灰塵禾黍之墟令不可徵獨客舍東庭有所謂御井者團甃湛
華蕭條有異代之悲然客舍圮落尤甚殆不可徒倚而雖使命亦無所説焉庚辰冬尹侯出宰先是
爲倅者相續物故閼正衙不敢坐侯既視事慨然有興廢之志畧修掃之明年正月數然入處倉廒
囹圄之外壓頹壞者次第一新之將以及客舍値歲大無賑活飢民幾千百口無一捐瘠然後猶有
捐俸餘貲是不可他用賑餘民飢又無賴矣廩辛役于土木使其壯者得稍食於官以其雇直者沾
丐其老弱亦恤政也况客舍使命所奉是不可以廢非所以重事體也其視范公故事何如也於是
飢民爭子趍而傍縣者亦蟻聚役始於三月工訖於八月用五上施米色示不侈也其爲材瓦鐵廩
之費鉅千皆自曆也既落成集邑子試文藝于庭於是耘夫饁婦咸與觀焉驚以爲罕覩也噫江山

無改興亡有感凡承流而宣化館于是者周爰之餘肅乎臨淵將不暇乎留連荒亡矣繇侯而為吏
廉無病焉侯嘗治連山縣上乙丙荒政闔境骨肉當焉侯暇則讀書若無事吏民但知侯為政清淨字
撫盡其誠而已殊不知侯吏才又有許經綸也不倭舊張也樂為之記而不以領焉盖心服乎侯之
不伐而恥以吏治銜於世云侯名得勳海平人古之吏而隱於江山者也

濟民軒 下即東軒心

權轡詩曰扶蘇古名勝傳是滄王居地辟溪山秀官清簿牒疎方期習地醉先得使君書更起南歸
與西風動客捂心趙正緒詩曰湖西清絕縣先數扶風名野色千年塔官居百濟城鐘鳴蘭寺近舟
泛馬江清吏役雖堪愧湖山也慰情

清遠堂 即內東軒

鄉廳

武學堂

軍器庫

火藥庫

倉庫司倉 坐起廳六間東庫十間南庫六十間西庫十間門一門在縣衙南

海倉 坐起廳六間北庫八間西庫二十間在縣西五里自温臺側

鴻山倉 坐起廳六間庫二十間門

一間在本縣海倉側

佛宇崇角寺　道泉寺

俱在鷲嶺山◯鄭彥忠事蹟碑文曰有師名月柱被緇衣款余門曰柱近住錫于縣之道泉寺〻古無碑無以徵故實于今若後敢發大願礱密石以待能言者子其惠一言余復曰師佛者也佛之道宗空寂驅萬有之顆而虛而無攝五蘊之梦而寂而滅自吾四大以至塵刹塵以無之者其道也不必於寺之故實獨傳而有之奚以蘄余言曰不袪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八乎實相緣境生情由定發患費我念力相用不捨是大慈悲念則於少林真蹟人鳥得無情邪曰然則師之道不專淪於空洞而離乎真殆柳氏所謂不可斥焉以夷者於其請宜無辭遂叙之曰寺在泗泚西三十里鷲嶺之北天涯山下即百濟義慈王子道泉君顧堂而仍冒其號佛法莫盛麗代而道泉君以親王介子設堂祝願求福田利益則崇尚異教不特麗氏自羅濟已然不然知義慈荒淫國家将亡託禪以逃之如新羅敬順王子草衣入山

者歎上焉莫之微也已歷羅麗逮我世祖朝斥
舊制置二十八房崇搆法宇夾庭高門究極其制
又錫之土田以供歲獻龍蛇之變屋宇盡燬正堂
亦幾不保亂已僧松韻尚珠掇燼餘即舊址重建
東西廊後四十年又建四菴學易齋鄭相國潾趾
施田供香居僧歲祀之至今不替云今距百濟千
有餘年方難擾一方撒羅蹴麗足以威一世輝百
代倐焉雲過水逝而獨留半區招提於幾番刼火
之後俛仰今古者必有魯殿之感而抑其灵照之
戸須彌之柱有不隨汔漚而幻滅者耶法殿凡八
楹九楔正門凡十二楹七楔翼廊凡四曰東上曰
西上曰禪堂曰僧堂菴凡四曰茅菴曰中菴曰竹
林菴曰圓寂菴歲貢白柿凡八十五斗綿紙凡一
十卷有佚佛田畧干畝施物主畧千人書之碑陰
桂師蚤解脫拳弢數演大教明印法方為棄門上
首銘曰佛西流兮彌海東君誐堂兮事真宗人天
果兮無德功宗國之兮業不終泗之河兮流溶溶
龍無跡兮祇灵宮騁爃涅兮邦內訌鳥諠諠兮熇
融風神呵噤兮護大雄師發誠兮棟宇隆事遂往
兮何夢〻閱千禩兮為瞽矇鑱玄石兮詔無窮回

桂師方效厥東

鷲龍寺 在縣東十里

晋覺寺

望月寺 俱在望月山

虎巖寺 在虎岩天政臺下有一岩其上有虎跡故曰

高蘭寺 高一作皐 在扶蘇山中廢正宗丁巳縣監韓百源改建○蕪世讓詩曰古國興亡感慨多當時舊物只山河悒波漠漠月浸浦款乃一聲何處歟半月城空如片石釣龍臺沒送寒潮千年不盡英雄恨獨立西風感二毛輕舟緩緩泛空明放棹隨波取次行入眼奇花詩欲就滿身風露酒初醒主人愛客共忘故鼓枻沿流水濺衣歲月幾何陳跡在平生茲會夢依依何人挽却西流水為洗長沙去國悲耿耿精忠元不泯至今留與日星垂夕陽煙水細粼粼一棹清風起白蘋雪鬢漁翁閒散網不知身上箇中人天政是臺前潮欲退放舟流下近塢岩如今各自分攜去君向扶蘇我內南蕭寺西風石磬殘滿崖蘭葉露凝寒丁寧為謝高僧道我亦年來欲掛冠金章玉節雪莖新四壯長逕滿面塵四首舊遊渾似夢白歸笑我近前嗔護征旆幾江頭却冀岩程不自由待得秋深霜葉晚約君重泛去年身歲辛卯余

以親老乞養未解翌年壬辰恩除洪牧以便養秋
八月既望覲南效道過于旅々主上守朴守文夢禹時
與李正郎瀣挽余同舟由白馬江沿泝徘徊其江
山之麗風物之美有足以增黍離麥秀之感入夜
泊宿皐蘭寺明日又順流南下到場巖解纜相別
令者按節來巡主守介從人求一到以記其事謄
領之餘追念前遊不覺奪筆書十絶情付寺僧題
于壁又求主守與李君同賦々洪可臣詩曰偶來
禪閣暫偷閑一肅圓容夢寒吏紛挽我身空返夜上
意諾山雲水月間々金弘郁詩曰官路烟沉古樹
團々風吹月滿江天皐蘭寺在層巖裏薄暮鍾聲
到客船々洪春卿詩曰國破山河異昔時獨留江
月幾盈虧龍々花落十年恨分付東風一遂吹々
李明漢詩曰何處高臺何處樓暮江千疊水西流
龍々花落他時事讓有浮生不盡愁々李景奭詩
曰白馬江頭潮欲生扶蘇山外夕陽明興亡舊跡
尋無處惟有皐蘭一磬鳴々李昭漢詩曰寺外層
臺々上樓々前江水古今流登臨古木斜陽裡極
目烟波無限愁々金鎮商詩曰自古繁華只一時
王基伯業幾成虧斜陽獨倚皐蘭寺江上西風野

火吹〻趙觀彬詩曰扶蘇秋色馬前生獨坐皐蘭眺眼明欲問義慈行樂處老僧無語夕鍾鳴勝國
縈峯問幾時江雲與歌月盡戲千年石像惟無恙不害霜風滿面吹〻吳瑗詩曰老木荒臺暮靄生
欄干影落綠波明騷人自作興亡感鴻鴈江湖在處鳴 **望心寺** 在鷲嶺山今毀 **浮山**
寺 在浮山今毀 **熡文菴** 在浮山下今毀 **文殊菴** 在鷲龍寺東一里今廢

樓亭濟城樓 在客館三門外今毀 **鑑古樓** 在皐蘭寺〻李誠中詩曰古國留敬鑑新
亭瞰楚墟人亡何處獄草沒正言閔聖世遂吾華清歡屬歲餘百年尋勝跡知復是誰歎 **清風**
亭 即今之海倉坐起廳〻鄭夏彥記曰尹景元宰扶風用儒雅為治〻六年吏訓民樂邑無事焉
余自陵城故于公山之楸下公雖扶一舍而近往往遇扶之士民亡不頌景元之治行惜其仏及而
將歸一日景元見余言吾老矣漸不喜為吏其久於此者以有百濟湖山之勝凡白馬上下數十里
佳處皆以有日〻遊償之為不足也邑所謂江倉者處於自溫臺之則巖石之磯怪湖面之奇闕可

補奇勝之最每春冬羅羅多在其間惜以其奇勝
而入於米廛之場所謂莅事堂者既湫隘不補其
景又朽圮將廢欲一新之而以時詘而不能舉令
年春始以修實館之餘力而得就與之而為堂敞
之而為軒丹雘而侈其觀憑欄而望向所謂一江
數十里之勝皆若增高增深雖盛夏之熱風來一如
凉秋遂名之。清風亭臨敞而為此者所以成吾上曰
志也予為我記之余聞而躍然而起余於扶寳童
子時。遊間又得玉壺小洞於釣龍臺之上自京上所
搬下結茅而居者殆數年每與叢輒挐孤舟從龍
臺而下歷鼻蘭之寺落花之巖羅浮之山維舟於
温臺下扙策登其上巨石平鋪可坐十百人盤桓
久之從四徽逕而下憩于倉舍如是者殆月二三
間雖不免捨去奔走為鷗鷺之笑而夢魂未嘗不
在其間遇吏於是者輒渤其梢拓其規以待莅者
而迄未聞令得景元而始成之景元今來矣雖恨
不能相攜一登誦穆如之詩講耳得之趣而早晩
或從騷人遊客續少日之遊而登坐斯亭感古國
之遺墟撫前人之留躅有風送江上來壹徐涵漾
憑軒窓而入花袖令人惺然爽然覺胸無盡點塵即

必曰此吾友尹景元之風也

大哉閣 在浮山下煥文菴舊址有大石石上刻至痛在心日暮途遠八字即孝廟賜文貞公李敬輿疏批中語文正公宋時烈書與文貞子文簡公敏叙西文簡從子顺命刻石建閣

驛院

息山驛 在縣西十五里

龍田驛 在縣東八里

古省院 在古省津岸

福泉院 在縣北三十里

金剛院 在金剛川岸○按金剛院即今金剛村村北岸礫皆百濟時物

橋梁

仇郎橋 在縣西十里

土橋 在縣東十里

良丹津橋 舊有石橋官路渡白馬津由此西通列邑今毁不可通故從窺岩津為官路

今剛川橋 在金剛院

堤堰

國令池 在縣東三十里草村面國令洞魯城界等長一百一尺四寸東西北周回七百四十一尺四寸水深二尺

蓮花池 在縣東三十里草村面蓮花里魯城界等長一百十一尺

西南北周回一千一百六十三尺水溪三尺

萬光池在縣東五里蒙道面葉長四百四尺五寸西南北周回八百五十五尺水溪四尺

薪橋池在縣西二十里松元堂面鴻山累等長三百五十八尺六寸東西北周回八百五十四尺水溪三尺

軍兵二千三百四名納布軍一千一百十六名納米軍三百五十四名雜色軍八百三十三名

元田畓并四千一百十八結七十五負九束田二千三百三十八結四十六負四束應頃一千三百三十八結三十九負七束時起一千結六負七束畓一千七百八十結二十九負五束應頃二百十七結七十四負時起一千五百六十二結五十五負五束

糴糶各穀九千三百九十石十斗八升六合三夕五

利二分米一千一百九十五石五斗八升五夕六利租五千九百十四石三斗三升一合六

夕一利太一百七十三石十四斗九升二合二夕六利二分赤豆十石十二斗二升四合木麥四十三石八斗二升八合年二千五十一石十三斗六升六合九夕五利真麥十二斗六升二合九夕七利

均役廳稅船 四等船二隻五等舡十三隻十等舡二隻農船三隻漁船八隻免稅津船一隻

結錢 庚申条一千七十七兩五戔五分

進貢蹲柹 七十斗每年十一月自道泉寺直納于內需寺令廢 藥材 白芨三兩胎水一合

以上二月令乾地黃二兩茅香四斤白芨二兩薄荷三兩澤瀉一斤以上三月令蝦蟆一箇以上六月令薄荷十四兩以上七月令胡薑四兩四戔螢火七月以上八月令楮實三兩三戔以上九月令茅香四斤薄荷一斤澤瀉二斤山藥五兩八戔枸杞子一兩二戔金銀花二兩以上十月令

俸廩衙祿公須位 五十五結一結收米四斗 官需 米二百石 公事紙價

米十石油清價米三十六石十斗使客支供米三十石雜役詳定米四百五十石

古蹟

半月城 石築周一萬三千六尺卽百濟古都城也抱扶蘇山而築兩頭抵白馬江形如半月故名今縣治在其內○按輿地邑治在半月城之內而舊誌云半月城在縣治之內而其城址略存兩說牴牾今其城址自扶蘇山東麓為始歷蒙道之石橋里萬光池東邊大方之陵山里西邊至下盤會里江邊則輿地所謂抱扶蘇山而築兩頭抵白馬江令縣治在其內者果為停當舊誌所云恐誤○金弘郁詩曰飛來青嶂水東西半月荒城十里堤看取昔年歌舞地女墻無樹夜烏啼

甑山城 在縣西十四里石築周一千二百六十九尺高十尺內有一井今廢

青山城 在縣東一里石築周一千八百尺高五尺內有三泉有軍倉今廢

青馬山城 在縣東十里周回十數里鷲龍寺在其內寺北將臺石築甚壯今廢

天政臺 縣北十里許江世絕巘有

岩如臺下臨江水諺云百濟時欲拜宰相則書當選者名函封置岩上須臾取看名上有印跡者爲相故名或稱政事○金弘郁詩曰君王曾此簡岩賢良江上奇岩面勢方爲問當時寧有政太空無語但蒼蒼

釣龍臺 自虎岩順流而南至扶蘇山下乃有一怪石跨于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蘇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爲餌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曰白馬岩曰釣龍臺○金弘郁詩曰層層高浪擊雲根潭底神龍窟宅尊莫向臺前尋古跡至今風雨暗江門

落花巖 在縣北一里釣龍臺西有巨岩諺傳義慈王爲唐兵所敗宮女奔迸登是岩自墮于江故名○金弘郁詩曰兵過炭峴白江時百濟金甌半已虧自是春殘花易落錯教人恨夜風吹

自温臺 在縣西五里自落花岩順流而西有怪岩跨于水渚可坐十餘人諺傳百濟王遊于此岩則岩自温故名○按舊誌云義慈王嘗遊此岩奸臣輩先以火熱之稱以自温故名○洪可臣詩曰春草萋萋擁樹根緣崖輦路至今存君王一醉渾忘起不是江臺自解温○金弘郁

詩曰蒼岩百尺勢崔嵬刻畫灰寒半縣苔江上祇今苔草路行人遙指自溫臺

義塩倉古基 在縣東十里舊奴沿海各邑塩和糶

石田部曲 在縣西十里令稱乃卜只村

楓枝所 在縣南十里按楓枝所令不知其處而大方後川西入江舊道上斷壠盤屈如環甚是奇形川挖龍身龍盤川上百濟繁華之時似有粧點今其地稱辛奇亭楓是渠皇之物俗稱辛木楓從俗音枝奇聲近或疑此地而但不滿十里不敢質言

大唐平百濟碑 按平濟碑即輿地所謂蘇定方碑而輿地云在縣西二里唐高宗遣定方與新羅金庾信伐百濟滅之立石記功而今其碑在縣南二里枝村前等塔五層上四層無刻字下一層高可一丈四面各四片第一片篆刻大唐平百濟國碑刻八字楷書小字顯慶五年歲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權懷素書二十七字第二第三片各八行第四第五片各六行第六片七行第七第八第九片各六行第十第十一片各八行第十二片六行以上每行各十六字搨第十三片八行第十四第十五片各十

行第十六片八行以上每行各二十字樣年久磨
鈌字畫漫漶多有不可解者蘇定方名烈懷素唐
有三懷素上人懷素馬懷素俱是玄宗時人時以
李白詩有草書歌行故以上人懷素當之亦不詳
於世代也　原夫皇王所以朝萬國制百靈清海
外而舉天維宅寰中而恢地絡莫不揚七德以馭
遐荒耀五兵而肅上徼雖質文異軌步驟殊塗揖遜
讓之與干戈受終之與革命皆載勞神武未戢佳
兵是知汹水挻祲九嬰遂戮洞庭構逆三苗已誅
若乃式鑑千齡緬惟萬古當塗代漢典午承曹至
於任重鑿門禮崇推轂馬伏波則鑄銅交趾霍車
騎則勤石燕然意不能突鯤海之奔鯨絕狼山之
封豕況立樹磨滅聲塵寂寥圖影不傳方書莫記
蠢茲卉服竊命島洲襟帶九夷懸隔萬里特斯險
阸敢亂天常東伐親隣近違明詔北連逆豎遠應
梟鏡況外棄忠臣內信袄婦刑罰所及惟在忠良
寵任所加必先諂幸標上結怨杼軸銜悲我皇體
二居尊通三表極珠衡毓慶日角騰輝揖五瑞而
朝百神妙萬物而秉六辯正天柱於西北迴地紐
於東南若夫席龍圖裒鳳紀懸金鏡而齊玉燭拔窮

鱗於涸轍拯危卵於傾巢裒此遺吒憒斯免醜未
親弔伐先命元戎使持節神丘嵎夷馬漢熊津一
十四道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上柱缺〻國公蘇
定方疊遠搆於曾城派長瀾於委水叶英圖於武
帳摽秀氣於文昌架李霍而不追俯彭韓而高視
趨雲一身之膽勇冠三軍關羽萬人之敵聲雄百
代捐軀殉國之志冒流鏑而逾堅輕生重義之心
蹈前鋒而難奪心懸水鏡鬼神無以秘其形質邁
松筠風霜不能改其色至於養士卒撫邊夷慎四
知去三惑顧水衆以表潔合霜栢而凝貞不言而
合詩書不行而中規矩將白雲而共爽與青松而
競高遠懷高人成有懿德副總管冠軍大將軍缺
缺〻〻將軍上柱國下博公劉伯英缺缺缺缺缺
缺缺缺員廊廟之材懷將相之器言為物軌身為
士則詞溫缺缺缺缺迹蘭績著旗常調缺鍾律重
平生於崇岳輕尺璧於寸陰破泥之勳常似不延
缺振運策口未涉言副大總管持節隴州缺缺軍
隴州刺史上柱國安夷公金缺缺缺氣度溫雅器
識沉毅撫小人之細行有君子之高風武既止戈
文亦柔遠行軍長史中書舍人梁行儀雲翹出秀

日鏡楊粺風偃縉紳道光雅俗鑒請許郭望重荀
裴辯箭騰波控九流於學海詞鋒發穎掎七澤於
文峯張留上之溪謀才堪俸書杜鎮南之遠畧威侯
定干戈既廓鳳池式清鯨豎邪國公鈌鈌鈌鈌鈌
鈌陰雨闇偃月之圖陽文含曉星之氣龍韜豹鈐
必表於情源玄女黃公咸會於神用況乎襟天蟻
聚近地蜂飛類短狐之含沙似長蛇之吐霧連營
則豺狼滿道結陣則梟獍彌山以此凶徒守斯窮
險不知懸縷將絕墜之以千鈞累卵先危壓之以
九鼎于時秋艸衰而寒山淨涼飆舉而殺氣嚴逸
足與流電爭流疊鼓共奔雷競震命豐隆以後殿
扶列鈌以前驅流乞妖氛掃之以戈戟崇墉峻堞
辟之以衛鈌鈌將軍揔管右屯衛郎將上柱國鈌
鈌方一軍揔管使持節淄州刺史上柱國鈌于元
嗣地處關河村抱文武挾山西之壯氣秉冀北之
浮雲吁吸則江海停波嘯咤則風雷絕響偶夷道
副揔管右武候中郎將上柱國曹繼叔久預經綸
備嘗艱險異廣頗之彊飯同充國之老臣行軍長
史岐州司馬杜爽賓耀墻峯芳流柱晼追風嘯電
騁逸書於西海排雲擊水摶勁翮於南溟驥延既

仲凰池可奪右一軍揔管宣威將軍行左驍衛郎
將上柱國劉仁願資孝為忠自家刑國早聞周禮
之教晚習孫吳之書既負策慮之才復揔文史之
道邢國公缺缺聖后缺缺缺條缺缺金如栗而缺
缺馬如缺缺缺缺右武衛中郎將金良圖左一軍
缺缺缺缺、浙州刺史上柱國馬延缺俱懷鐵石之
心各勵鷹鸇之志擁三河之勁卒揔大郡之良家
邢國公上奉神謀下專節度或中權漏津或後勁
先鋒出天入地之奇千變萬化致遠鉤深之妙雷
發風行缺缺缺缺英聲載路邢國公仁同轉扇恩
深投膠逆命者則甫之以秋霜歸順者則亟之
以春露一舉而平九種再捷而定三韓降劉弘之
尺書則千城仰德發魯連之飛箭則萬里懷恩其
王扶餘義慈及太子隆自外王餘孝一十三人并
大首領大佐平沙缺缺福國缺成以下七百餘人
既入重闈并就擒獲捨之馬革載以牛車佇薦司
勳式獻清廟仍變斯獷俗令沐玄猷露冕褰帷先
擇忠款烹鮮製錦必選賢良庶使剖符績邁於龔
黃鳴絃名高於卓魯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
十縣缺廿四萬口六百廿萬各齊編户咸變夷風

夫書東觀紀南溟丞以旋其善勤彝鼎銘景鍾丞
以表其功陵州長史判兵曹賀遂良濫以庸才謬
司文翰學輕俎豆氣重風雲職號將軍願與廉頗
並列官稱博士者共貫誼聯銜不以衰容猶懷壯
節提戈海外葬效清塵三令賊庭九缺逋盜窮歸
之主竊欲居中乃稟鋪銅敬缺直筆但書成事無
取浮華押大海處桑田同天地之永久洲移譬岳
與日月而長懸其銘曰悠悠邃古茫茫厥初人倫
昧昧造化權輿冬巢夏穴鷇飲鶉居以結以刻或
畋或漁淳風既往大道淪胥爰及三五代非一主
揖讓唐虞革命湯武上齊七政下均九土屢擾干
戈式清區宇未斷西液豈覃東户粤我聖皇道叶
穹蒼策鏡千古缺缺百王邈矣遠激遐哉大荒咸
稟正朔缺缺缺疆缺缺缺缺缺陽三光叛換澤國
淏凌水鄉天降飛將豹蔚龍驤弓含月影鉤動星
鋋貔貅百萬電亂風揚前誅蠕木却剪扶桑冰消
夏日葉碎秋霜趕〻五營明〻三令仰叶廟略俯
齊軍政風嚴草衰日寒江淨霜戈夜動雲氣曉映
越戰前驅兵鈎後勁巨猾授首逋誅請命咸惠一
臨邊渴已定嘉樹不剪甘棠在詠花萼望月貝闕

浮空踈鍾夜磬清梵晨通載逹禎石用記殊功非天關而永固横地軸而無窮

劉仁願碑

在扶蘇山中臺〇按碑凡二十四行每行六十九字額仆已久字畫亦多磨缺碑額有篆字而額不可攷上面二十餘行僅存其下四五行全然剝去令其石片散在山麓収聚符合則碑石長廣可知而大抵此碑只書前面後面及兩傍初無字痕或稱劉仁願神道碑而言不近理邑人云百年前有一縣宰愛其石欲為墓道設碓破之按使状蘇其人姓名不傳〇

蓋聞龍躍天衢必籍風雲之力聖人膺運亦待將帥之功萬缺缺缺缺缺缺缺衛霍馳聲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詠者惟在劉將軍乎缺君名仁願字士元雕陰大斌人缺缺王闕後缺缺建缺於東國分茅錫壤王孫仗節於北疆三楚盛其衣簪六郡補其軒冕缺枚知缺可略而言高祖缺缺缺缺缺缺缺上將軍徐州大中正彭城穆公蜀缺魏室不綱尓朱凌虐東京淪喪大缺西遷浩奉鑾輿從居關內尋除鎮北大將軍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綏州刺史同官食缺缺缺缺缺缺鼓缺缺缺缺缺州之望曾祖平鎮北大將軍朔方郡缺綏州

刺史缺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彭城郡開國公祖懿
周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隨使持節綏州諸軍事
缺州總管缺州刺史缺缺郡開國公父大俱皇朝
使持節目綏二州總管廿四州諸軍事綏州刺史
尋遷都督左武衛將軍右驍衛大將軍勝夏二州
道行軍總管冠軍大將軍鎮軍大將軍上柱國缺
封義城郡缺國公並排馥蘭芬金貞玉潤名高大
樹謦蔚詞林珪璋閥閱見於斯矣君缺慶缺基資
靈嶽濆牆宇嶷峻孝敬日躋命偶昌期逢時遇主
欽明缺運光缺普天大宗文皇帝缺缺乃神乃文
乃武并吞六合席捲八荒博訪羣村用康大夏英
髦特達幽顯必臻君以地蔭缺缺門承勲業令問
之舉金議攸敀起家為弘文館學缺缺進右驍衛
缺缺缺缺缺缺缺缺旅力缺健膽氣過人嘗從出
遊手格猛獸太宗溪歎異之特加賞賜即降恩詔
入仗內供奉貞觀十九年太宗親馭六軍省方遼
碣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集西高
麗賊臣蓋蘇文獨缺缺缺鳩聚亡命招納姦四因
其君長舉兵稱亂缺缺缺衆敢抗王師皇赫斯怒
龔行吊伐兵鋒所到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

缺缺缺缺缺缺缺缺新城安地等三缺缺缺大将
缺缺惠真俘其甲卒一十六萬君身預戎旃缺缺
羈勤前筭後殿每陣先登摧強陷堅同於拉朽戰
勝功取缺缺缺缺缺缺缺乗馬一缺缺缺缺缺缺
缺缺弓二張大箭三百隻並是供奉缺缺缺御仗
特賜褒異遼東行還累前缺戰勲缺缺缺柱國缺
缺黎缺缺開國缺缺缺右武衛鳳鳴府左缺缺缺
缺扆領飛騎缺缺缺缺上廿一年任行軍子總管
随英國公李勣經畧延陁并迎接車㚖安撫九姓
鐵勤行缺缺授右缺缺郎缺缺舊缺缺缺缺缺缺
缺又任子總管向遼東經畧缺缺缺缺名其年叉
授右武衛缺缺府左果毅都尉廿缺缺太宗宫車
晏駕缺缺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缺儲皇缺缺缺
缺缺缺缺邦雖舊厥政惟新九百庶寮剋修其職
君缺缺缺缺知材明被用未踰朞月又蒙缺缺缺
缺缺缺缺缺缺令上駈使永徽二年叉入鐵勤撫
慰行迴遼缺勑聞缺缺缺缺強上其統領者随機明
處分君使缺經缺頻度遼東五年授缺山道行軍
子總管随虞國公程知節討缺賀魯行還行缺洛
陽顯慶元年遷左驍衛郎將二年應缺詔擧文武

缺缺缺缺缺缺缺缺鐵勒安撫而缺入吐谷渾及缺缺宣勞五年授嵎夷道行軍子總管隨缺國公
禰定方平破百濟執其王扶餘義慈并太子隆及佐缺上策以下缺缺缺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
缺缺缺缺缺缺缺普羅等並見機而作立功故順或入趙缺缺闞或缺缺缺缺缺境遺黎安堵如舊
設官分戎各有司存即以君為都護兼知留鎮新羅王缺春缺缺遣缺缺缺缺缺缺缺缺雖夷夏有
殊長幼懸滿君綏和接待恩若第兄功業克就益由於缺然昔周武平歲閻奄缺叛漢定西域跡勤
被圍餘風未弥人懷草竊臺貊之俗缺缺缺缺況业方通寇元来未附既見雕戈東邁錦纜西浮妖
孽佚張仍圖反逆缺有偽僧道缺偽缺章鬼室福信出自閭巷為其魁首招集狂狡堡據任存蜂屯
蝟起彌山滿谷假名盜位並缺將軍隨城破邑漸入中部埋井刊木壞宅焚廬所過殘滅略無遺噍
凶威既缺人皆賫從布柵連營攻圍留鎮雲梯俯瞰缺道旁通擊石飛矢星奔雨落晝夜連戰朝夕
憑陵自謂與之緒缺缺缺缺缺缺缺缺開朕高枕不嶼争鋒缺甲缺缺缺缺其弊賊等曠日持久力竭

氣衰君乃陰行間諜缺其卒塹溝缺缺缺缺缺侍
時鑿門開穴縱兵掩襲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
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
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缺時屬以下
全缺朝鮮通幣之印數十年前耕者得之蔵于縣衙興首洞邑半月城東官
路上第三洞以與首所居傳疑吏隱菴舊基在落花岩西厶洪可臣記曰萬曆丙子夏
四月吏隱菴成凡三間窓壁背存素質而覆以茅
余携一二學徒時時遊息其中自丙子至于今三
年矣客有難余名菴之義者曰子吏則吏矣隱則
未也曰所謂隱非必如晨門荷蕢長往不返之流
吏之中自不妨有隱矣余觀前輩做官者亦或有
以隱自號然不過幽憂煩惱之餘觸感興懷寓意
託名而已非眞隱也如前世圃隱牧隱是也余雖
不免作吏於此然余構是菴也其有會於隱之趣
深矣菴距官舍不滿數里而勢甚夐絶上有危崖
千尺斗斷無路自非凌雲飛步着脚不得下乃長
江十里一望蒼然深不可厲淺不可揭楞松恠石
奇花異草清境灑然一物無塵余於公退之暇竹

伏穿雲蘭舟沂流皆使服役造不使邑入知靜坐焚香一室參寂或玩心圖書或吟美風月江山之主魚鳥之侶民不知太守之所在太守不知其身之為吏是則余之吏隱豈特寓意託名而已哉客唯而退戊寅暮春記又作詩曰東林穿盡下西崖石磴縈雲高復低暫脫簿書終日擾剩聽山鳥送春啼吾儒本功經綸志野逸偏憐岩壑棲坐久苐簷無一事偶吟詩句不須題

陵墓

陵無心按百濟之都扶餘百六七十年則宜有王陵之流傳者而無之甚可怪公州誌云陵峴在州東五里有古陵基諺傳百濟王陵林川南山有稱王陵者墻岩後洞亦有疑王陵者此或然矣未敢質言

鄭興仁墓 在大方陵山文成公獜趾父

鄭得說墓 在陵山

鄭澤雷墓 在陵上有墓表谿谷張維撰

黃一皓墓 在蒙道粉岱有神道碑尤菴宋時烈撰

洪允成墓 在加佐洞大加里有墓表拭疣金守溫撰

李尚真墓 在方生洞懸山

黃玧墓 在蒙道佳增里

尹惠教墓 在草村乾圩里

名宦

洪可臣 萬曆戊寅為縣監以清簡愛民崇奬儒術為治刱義烈祠并享百濟三忠高麗李存吾及歸邑民立永慕碑銘曰碩言借寇活我赤子誰料微黃奪我所恃碑不盡書銘入民髓白江楊波芳名不死官至刑曹判書寧原君贈右議政謚文莊公享靜退書院號晩全

金集 仁廟癸亥以前叅奉因學行超授縣監德孚於民旣去邑民立清簡善政碑謚文敬公享白江書院

人物

百濟成忠 義慈王與宮人淫荒耽樂飮不止佐平成忠極諫王怒囚之獄中將瘐死上書曰忠臣死不忘君願一言而死臣觀時察變必有兵革之事凡用兵審擇其地處上流而迎敵然後可以保全若異國上来陸路不使過炭峴一兵云沉峴水軍不使入白馬江一云伎伐浦據其險隘以禦之然後可也王不省及唐羅兵過炭峴白江衆勝薄城王知不免歎曰悔不用成忠之言以至於此

階伯 階伯仕百濟為達率新羅將軍金庾信等破百濟兵進軍黃山原百濟聞唐羅已過白江炭峴遣將軍階伯率死士五千拒之階伯曰以一國偏師當二國之兵存亡未可知恐必

為妻子累與其生辱不如死快遂盡殺家屬至黄山原先據險設營猝遇羅兵階伯誓衆曰昔句踐以五千人破強呉七十萬衆今日諸君各宜奮勵以報國恩人皆鏖戰無不一當千庾信分軍為三道四戰不利士卒力竭將軍欽春謂子盤屈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見危致命忠孝両全盤屈入陣力戰死之左將軍品日之子官昌善騎射為副將品日謂諸將曰吾兒年纔十六志氣頗勇今日是立功之將也官昌介馬單鎗徑赴敵陣殺數人為敵所擒生致階伯階伯愛其少且勇不忍殺之歎曰新羅固多奇士不可軽也少年尚如此況壯士乎乃縱還之官昌語其父曰今入敵中不能斬將可也再突陣力戰階伯又擒斬之以其首送品日品日曰吾兒面目如生能死於王事幸也三軍感激皆有死志進撃濟軍大破之階伯死之

興首義慈王時為佐平以罪流古馬彌知縣唐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伐百濟自萊州濟海舳艫千里軍于徳勿島新羅王將兵助唐伐百濟次南川亭遣太子徳敏大將軍金庾信

等章精兵五萬進次金實城百濟懼會羣臣問戰守之宜衆議不一王猶豫不决遣人問於興首曰事急矣如之何興首曰唐兵既衆師律嚴明況與新羅為犄角若對陣於原野則勝敗未可知白江炭峴國之要衝一夫單鎗萬人莫當宜簡勇士往守使唐兵不得入白江羅兵不得入炭峴大王重閉固守待其糧盡卒疲然後奮擊破之必矣議者皆曰興首久在縲絏怨君不愛國其言不可用莫若使唐兵入白江沿流而下不得方舟羅人升炭峴由徑而而行不得并馬即繼兵擊之譬如籠中之鳥羅網之魚蔑不獲矣王深然之不用竟至於滅

福信

武王之從子義慈既降福信與浮屠道探據周留城迎王子扶餘豐立為王引兵圍唐將劉仁願於都城及劉仁軌與新羅合擊之解圍福信退保任存城自稱霜岑將軍後為豐所殺

黑齒常之

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畧義慈時為達率兼風達郡長蘇定方執義慈以繼兵大掠常之與十餘人遯去嘯聚逋亡依任存城山自固不旬日赴者三萬定方攻之不克遂復二百餘城與別部沙吒相如應福信龍朔中高宗遣

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 **遲受信** 仁軌至白江遇倭兵之救扶餘豐者四戰皆克豐脫身而
走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與倭人并降獨遲受信據任存城地險城固儲粮又多攻之三旬不下及
城陷委妻子而奔高句麗 **本朝鄭麟趾** 太宗朝文科世宗朝重試拜集賢殿直提
學撰進治平要覽龍飛御天謌綠綸全集等編世祖朝拜領議政錄佐翊功性英俊豪邁文章雄
渾厖精於易學號學易齋謚文成公 **黃慎** 宣廟戊子文科壬辰亂使日本有誓海文略曰對
虎叢中既持二年之節鋏龍塞上更來八月之槎止雖險阻艱難備之矣然州里蠻貊可行乎哉頓
有忠赤之不渝可質上蒼而無愧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宜今日得力周王事
之靡盬抑臣職之當然直掛風帆遥指日域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避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補云
云早歲師事成牛溪渾李栗谷珥官至户曹判書光海時謫甕津 仁廟朝贈右議政謚文敏公
享公州滄江書院號秋浦 **鄭弘任** 仁祖朝文科宰與陽杖殺宮差之作氣列邑者領相張

公維陳達免罪後宮至司導寺正 **鄭得說** 麟趾之孫當壬辰倭亂拜泗川縣監與兵使柳
崇仁等出屯城外力戰以死時年二十八贈訓正萬曆閭復戶丁酉 肅廟溫泉 幸行時旌門
權順吉 當丁卯胡亂戰亡 贈職旌門 **黃一皓** 文敏公愼之子號芝所 仁廟乙亥
登科丁丑為義州府尹以尊周之義被害虜使肅廟屢 贈左贊成謚忠烈公享義烈祠 正廟
丙辰 特命追享義州顯忠祠 御製祭文曰烈烈惟卿莊武之孫文敏之子挺特 華門鳳儀明廷
玉佩璆琦[illegible]格之氣鍊金之膓執戟南城大衛邅空駐節西塞九封瀋碣胡騎之日轢至于海閭獨夜
成樓登陴長歎江州裘帶左氏春秋撫劍徘徊晴余同仇維崔義士抵掌雄談曰我拔袪駕海而南
一見天子直擣殊庭瀚海可渫燕山可銘卿乃促膝汝維丈夫庫有金泉維汝是圖層濤沃日高
帆橫天制歃漸筑縱恣後先一往無還有謀閭之盛唱如虎弱肉難支卿為戎首鴻毛斯擲風雲晝
晦斗血化碧彼灣之曲祠揭忠愍七人同饗與頌是九予維義起俾卿先躋漢宗之東箕封之西草

木交輝士女謳吟英爽故來笳鼓流音翼、沁院
亦既俎豆猗歟忠烈永迪窮宙又追享江都、忠烈
祠御製祭文曰時維孟冬海門有風、來自何
登萊之東江州之西會于沁都胥濤拍岸、燕虹亘
昊若有英靈蟠結不散予思伊人捲卷而歎粵自
涓灘二百年斯大義天地撐柱者誰機失背城策
阻關闕志士忠臣有髮衝冠于時忠烈得崔義士
千金尺釰一騎萬里拜我　天子天子曰嘉追兵
大漠洗戈天河謀非不臧時非不可奈何乎命時
不與我壯士不還西瀸之噴死則死已卿何有七尺
城南夜雨薊北秋烟隻手三綱宇宙同傳臨灣揭
饗忠愍一體刻茲沁祠名叶節惠于以俎豆即其
竦梓文敏遺像颯爽孔邇大斗之酒正氣之歆祠前滄海萬折之波
閔汝俊當鴻山賊李夢鶴之亂以討除類民安戢鄉人功　贈左書正又　贈左贊成
柳萇李夢鶴之亂沉舟毀橋以塞江路錄三等功
朴種丁酉倭亂以西齋任獨入　聖廟奉五聖諸賢位版埋潔處賊退
後還安事聞　贈判決事日賊臣啓禧誣　逮還收
移　贈張應起　正廟庚子削應起依前　贈職

鄭澤雷 得說之子乙卯之禍抗疏極言謫于南海其母隨往謫所及病重斫指和藥及母氏喪還不勝喪歿于謫所仁廟反正 贈持平享義烈祠

兪大偁 光海時下鄉癸亥改玉後官至僉正 贈左承旨旌門

尹楷 八松煌之從孫號廐菴受業於從叔當西宣擧姿性仁孝學門造詣與文成公埏一時齊補為親赴擧早登上庠三十而夭參判李選讃曰奇花異草祥獜瑞鳳

嚴奉信 丙子八壯士之一扈從孝廟入瀋陽官僉使 贈參判

黃夏臣 一皓之孫璡之子官郡守英廟朝 贈執義

鄭益相 以學行被薦官奉事

鄭彥忠 弘任之後 英廟朝文科有經學才諳累典州邑以廉白名官至部承旨號龜翁

寓居高麗

李存吾 慶州人早孤力學忼慨有志節簡重寡言年十餘歲賦江漲詩云大野皆為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之高麗恭愍王十五年夏四月左司議大夫鄭樞右正言李存吾上疏論辛旽王下樞存吾獄貶樞為東萊縣令存吾為長沙監務疏上王大怒 命焚之召樞等面責時旽

與王對床存吾目眦叱之曰老僧何得無禮如此眦驚駭不覺下床王愈怒下樞巡軍獄命贊成事

李冨春密直副使金蘭簽書密直李穡同知密直金達祥鞠之初存合草疏赴省出藁袖中示同列

曰妖物誤國不可不去諸郎畏縮無敢應者存吾與樞姻親也謂樞曰死不當如是樞從之遂與上

疏春冨等聞存吾曰甫尚乳臭童子何能自知必有老狐陰嗾之者其無隱對曰国家不以童子無

知置言官敢不言以負國家耶時存吾年二十五右獻納朴晋禄左司議林顯見樞等于巡軍獄晋

禄将出曰我單不人矣樞等之下獄也眦等必欲殺之禧謂春冨曰二人狂妄固可罪矣然我大祖

以来五百年閒未嘗殺一諫官今同令公殺諫官恐悪聲遠播且小儒之言於大人何損令不知白令

公勿殺春冨等然之得免自是眦之傑驁尤甚宰相臺諫皆附眦而言路塞

本朝李敬輿 光海朝文科仁廟改玉首被收召歷敭清顯李廟朝拜領議政資稟粹美内剛外温以名節自勵

李敏迪 敬輿之子文科吏叅

李師命 敏迪之子文科兵判

李頤命

師命之第文科左議政號踈齋謚忠文公 孝子高麗徐恭 父得狂疾割指和藥以進

疾愈有旌閭 本朝鄭千世 澤雷之子年十一其父沒於謫所返櫬之日收其父筆札

且割壁上之手跡號泣不食隨喪以歸一如成人及還舊宅見父遺跡號泣未及一旬夭癸巳復戶

黄璡 一皓之子痛父非命廢上辭爵科旱從尼菴宋時烈講春秋大義 孝廟朝以學行拜齋郎

不就號蛾述堂 甬廟朝以孝行贈持平 閔鎭翼 汝後之孫孝 贈官 柳承春

以孝旌閭 朴世龜 母病求雉飛雉入懷故供其母復戶 尹光殷 以孝有旌 韓龜

祥 以孝行復戶 金必能 以孝行復戶 金運新 以孝行復戶 金光岳

名臣世鄕之後登文科官縣令天姿至孝五歲誦金孝童及長世稱扶風夫子享歙谷時 英廟王

候不豫思蟹紫醬閔到邑人告憂蟹無醬 公躬行浦口得紫醬蟹百箇封進人稱移孝之忠 正廟

庚戌有 特旨曰在家盡戒立朝盡分 超異之跡卓越之行不覺欽服特考旌閭 鄭汴 彥忠

從子文科正言李行著聞

烈女鄭氏 鄭澤雷之妻遭夫之喪不釋衰麻斷去頭髮其夫所指節未及入棺不旌枇藁

趙氏鄭氏 趙氏判書李師命之妻鄭氏李喜之妻壬寅之禍俱自投江中英廟丙午旌門

李氏 甲士朴元亨之妻夫疾斷指和藥進病愈旌門

潤德 良女騎兵李順立之妻年未二十喪夫及葬自決旌門

鵲達 良女尹時雲之妻有旌門

忠奴介叱同 私奴以忠有旌

題詠

大王浦月空秋夜 閔思平詩曰云〻政事岩花幾艷陽今日兩三家寂寞當時十萬戶攏虛

釣龍臺下江自波 李穀詩曰青丘孕秀應黃河溫王生自東明家扶蘇山下徒主國奇祥異瑞何其多衣冠濟〻文物盛潛圖伺隙併新羅在後孱孫不嗣德雕墻峻宇紛奢華一日金城上解尾十尺華岩名落花野如人耕種公侯園殘碑側畔埋銅駞我來訪古軏拭淚故事盡入漁樵歌中半住亂掃地盡去

歌樓舞殿隨烟飛 李承召詩曰海

東表裏雄山河三邦割據開邦家不念輔車相依勢干戈日日攻戰多金湯一朝俱失淪毀上立幟皆唐羅云云珠翠不復爭紛華可憐魚腹埋香魂化作春風江山花當時不用成忠計想必飲恨摩銅駝興亡萬古孤城在太平今得聞絃歌白江江上月如練漁舟點點隨烟波

興亡已空餘銅駝 崔淑生詩曰扶蘇山下大江河形勝盡屬農夫家當時甲觀連雲處年年耕出珠珠多龍爭虎鬪呑不得至今雲物猶森羅船山宮裏楊太真臨春閣上張麗華尤物終成亡國媒香魂飛作狂風花一片岩石亦殷鑑云云晩放孤舟載古愁聽盡滿江商女歌迎月臺前一輪月夜來依舊舒金波

日波官渡晩生潮 洪迪詩曰百戰荒城已寂寥客來惆悵為停橈當時諫主人何在伊昔銘功字半鎖霜重海山初下葉云云盈樽美酒非無分奈此逢秋兩鬢凋

城對義慈降 李安訥詩曰夏日青龍寺秋風白馬江路經温祚霸云云萬事雙霸鬢千齡一古邦山河宛如昨獨立悵麾幢

月明長笛尋無處 李好閔詩曰峽東岩回一水流

神仙應在最高樓云云孤鶴翩然過客舟扶蘇山下大江深古國行人聽夜砧明月漸高鴻鴈斷楓林移影小舟陰

一篴東風獨倚舟

鄭文翼詩曰山勢遠迤水轉流沿汀竹影脫浸樓與三島去憑誰問云云空餘江水古今流何處當年有玉樓但見荒城頹舊砌不堪山月滿虛舟日沒扶蘇夜欲深城東小店裝孤砧客來虛館沉吟久寒榻燈殘半壁陰古都無處不愁深窓外何村又夜砧風送寒鍾來枇上皐蘭知是近城陰

處處愁雲鎖古臺

李景奭詩曰故國東風一篴哀二更殘燭照溪杯多情白馬寒潮水猶似當年去又來蒼忘綠繞水縈田云云鵲鳥尚知三國恨全令沙渚有餘哀斜陽遙駐木蘭橈古渡寒沙浸晩潮惆悵落花岩寂寂祗令惟有雪花飄

千年浦思與山哀

李真望詩曰云云獨有江樓月入杯想得自溫歌舞日共門應笑越兵來居然甲午歲重回先蹟欣瞻水上臺地是故都元曷感更堪私悃自生哀明月空江夜繫橈落花岩畔聽寒潮清遊不用笙歌鬧露濕招林一磬飄

山有花

百濟時歌謠也至今

春夏之際農婦茉女無不謳吟相和皆是男女相悦之辭而音調悽惋裊娜聞者傷心世傳以為亡國之音如伴侶玉樹云李完寧詩曰江南五月草如烟遊女行歌滿水田終古遺民悲舊主至今來唱似當年暮江潮水浸堤平江上吳兒踏歌行玉樹殘花他自娛秦淮商女本無情江邉漁唱起三更霜霰橫空月正明定是梨園供奉曲向來亡國為何聲闇昔樓臺橫復斜三千羅綺擅繁華生前富貴露晞草身後悲歌山有花山花落盡子規啼千古思故路已迷灞上遊魂招不得王孫芳艸自萋萋

扶餘縣誌終